



口仁13
2040
7





13
2040
7

管子卷第二十

唐司空房玄齡注

形勢解第六十四

管子解二

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行也。忠者。臣之高行也。孝者。子婦之高行也。故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主惠而不解。則民奉養。父母慈而不解。則子婦順。臣下忠而不解。則爵祿至。子婦孝而不解。則美名附。故節高而不解。則所欲

得矣。解則不得。故曰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者衆物之所生也。能深而不涸則沈玉至。王者人之所仰而生也。能寬裕純厚而不苟伎則民人附。父母者子婦之所受教也。能慈仁教訓而不失理。則子婦孝。臣下者主之所用也。能盡力事上。則當於主。子婦者親之所以安也。能孝弟順親。則當於親。故淵涸而無水。則沈玉不至。主苛而無厚。則萬民不附。父母暴而無恩。則子婦不親。臣下隨而不忠。則卑辱困窮。子婦不安。親則禍憂至。故淵不

涸。則所欲者至。涸則不至。故曰淵深而不涸。則沈

玉極

天覆萬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理。終而復始。主牧萬民。治天下。蒞百官。主之常也。治之以法。終而復始。和子孫。屬親戚。父母之常也。治之以義。終而復始。敦敬忠信。臣下之常也。以事其主。終而復始。愛親善養。思敬奉教。子婦之常也。以事其親。終而復始。故天不失其常。則寒暑得其時。日月星辰得其序。主不失其常。則羣臣得其

義百官守其事。父母不失其常。則子孫和順。親戚相驩。臣下不失其常。則事無過失。而官職政治。子婦不失其常。則長幼理而親疎和。故用常者治。失常者亂。天未嘗變其所以治也。故曰天不變其常。地生養萬物。地之則也。治安百姓。主之則也。教護家事。父母之則也。正諫死節。臣下之則也。盡力其養。子婦之則也。地不易其則。故萬物生焉。主不易其則。故百姓安焉。父母不易其則。故家事辦焉。臣下不易其則。故主無過失。子婦不易其則。故親養備具。故用則者安。不用則者危。地未嘗易其所以安也。故曰地不易其則。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上。故萬物長。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下。故萬物藏。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賞賜刑罰。主之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嘗不賞罰也。故曰。春秋冬夏不更其節也。

天覆萬物而制之。地載萬物而養之。四時生長萬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待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後成其威。故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

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威。人主去其門而迫於民，則民輕之而傲其勢。故曰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

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雨濡物者也。雨之所墮，不避小大強弱。風雨至公而無私，所行無常鄉。人雖遇漂濡而莫之怨也，故曰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

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好，而禁於民之所惡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莫不欲利而惡害。故上令於生利，人則令行；禁於殺害人，則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樂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賚有以行令也。

人主之所以使下盡力而親上者。必爲天下致利除害也。故德澤加於天下。惠施厚於萬物。父子得以安。羣生得以育。故萬民驩盡其力而樂爲主用。入則務本疾作以實倉廩。出則盡節歿敵以安社稷。雖勞苦卑辱而不敢告也。此賤人之所以亡其卑也。故曰賤有以亡卑。

起居時。飲食節。寒暑適。則身利而壽命益。起居不時。飲食不節。寒暑不適。則形體累而壽命損。人惰而侈則貧。力而儉則富。夫物莫虛至。必有以也。故

曰。壽夭貧富。無徒歸也。法立而民樂之。令出而民銜之。法令之合於民心。如符節之相得也。則主尊顯。故曰。銜令者。君之尊也。

人主出言順於理。合於民情。則民受其辭。民受其辭。則名聲章。故曰。受辭者。名之運也。明主之治天下也。靜其民而不擾。佚其民而不勞。不擾則民自循。不勞則民自試。故曰。上無事而民自試。

人主立其度量。陳其分職。明其法式。以莅其民。而不以言先之。則民循正。所謂抱蜀者。祠器也。故曰。

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

將將鴻鵠貌之美者也。貌美故民歌之。德義者行之美者也。德義美故民樂之。民之所歌樂者美行德義也。而明主鴻鵠有之。故曰鴻鵠將將維民歌之。

濟濟者誠莊事斷也。多士者多長者也。周文王誠莊事斷故國治。其羣臣明理以佐主。故主明主明而國治。竟內被其利澤。殷民舉首而望文王。願爲文王臣。故曰濟濟多士。殷民化之。

紂之爲主也。勞民力。奪民財。危民死。寃暴之令。加於百姓。憐毒之使。施於天下。故大臣不親小民。疾怨天下。叛之。而願爲文王臣者。紂自取之也。故曰紂之失也。無儀法。程式。蜚搖而無所定。謂之蜚蓬之問。蜚蓬之問。明主不聽也。無度之言。明主不許也。故曰蜚蓬之問。不在所賓。

道行則君臣親。父子安。諸生育。故明主之務。務在行道。不顧小物。燕爵物之小者也。故曰燕爵之集。道行不顧。

明主之動靜得理義。號令順民心。誅殺當其罪。賞賜當其功。故雖不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助之。天地與之。舉事而有福。亂主之動作失義理。號令逆民心。誅殺不當其罪。賞賜不當其功。故雖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不助。天地不與。舉事而有禍。故曰犧牲珪璧不足以享鬼。

主之所以爲功者。富強也。故國富兵強。則諸侯服其政。鄰敵畏其威。雖不用寶幣事諸侯。諸侯不敢犯也。主之所以爲罪者。貧弱也。故國貧兵弱。戰則不勝。守則不固。雖出名器重寶以事鄰敵。不免於死亡之患。故曰主功有素。寶幣奚爲。

羿。古之善射者也。調和其弓矢而堅守之。其操弓也。審其高下。有必中之道。故能多發而多中。明主猶羿也。平和其法。審其廢置而堅守之。有必治之道。故能多舉而多當。道者。羿之所以必中也。主之所以必治也。射者。弓弦發矢也。故曰羿之道非射也。

造父。善馭馬者也。善視其馬。節其飲食。度量馬力。

審其足走故能取遠道而馬不罷明主猶造父也
善治其民度量其力審其技能故立功而民不困
傷故術者造父之所以取遠道也主之所以立功
名也馭者操轡也故曰造父之術非馭也
奚仲之爲車器也方圓曲直皆中規矩鈞繩故機
旋相得用之牟利成器堅固明主猶奚仲也言辭
動作皆中術數故衆理相當上下相親巧者奚仲
之所以爲器也主之所以爲治也斲削者斤刀也
故曰奚仲之巧非斲削也

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
於四方無擇也故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
民自至設其所惡雖召之而民不來也故曰召遠
者使無爲焉

莅民如父母則民親愛之道之純厚遇之有實雖
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莅民如仇讎則民疎之
道之不厚遇之無實詐僞竝起雖言曰吾親民民
不親也故曰親近者言無事焉

明主之使遠者來而近者親也爲之在心所謂夜

行者心行也。能心行德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矣。故曰唯夜行者獨有之乎。

爲主而賊爲父母而暴爲臣下而不忠爲子婦而不孝。四者人之大失也。大失在身雖有小善不得爲賢。所謂平原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爲高。故曰平原之隈奚有於高。

爲主而惠爲父母而慈爲臣下而忠爲子婦而孝。四者人之高行也。高行在身雖有小過不爲不肖。所謂大山者山之高者也。雖有小隈不以爲深。故

曰大山之隈奚有於深。

毀譽賢者之謂訾。推譽不肖之謂讒。爲刺切訾讒之

人得用則人主之明蔽而毀譽之言起。任之大事則事不成而禍患至。故曰訾讒之人勿與任大。明主之慮事也爲天下計者謂之讒臣。讒臣則海內被其澤。澤布於天下。後世享其功久遠而利愈多。故曰讒臣者可與遠舉。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爲也。故聖人擇

言必顧其累。擇行必顧其憂。故曰顧憂者可與致道。

小人者。枉道而取容。適主意而偷說。備利而偷得。如此者。其得之雖速。禍患之至亦急。故聖人去而不用也。故曰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舉一而為天下長利者。謂之舉長。舉長則被其利者衆。而德義之所見遠。故曰舉長者可遠見也。天之裁大。故能兼覆萬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載萬物。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衆人得比焉。故曰裁

大者。衆之所比也。

貴富尊顯。民歸樂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懷樂已者。必服道德而勿厭也。而民懷樂之。故曰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

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為身寶。小人之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為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聖人之諾已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義則諾不義則已。可則諾不可則已。故其諾未嘗不信也。小人不義亦諾不可亦諾言而必諾。故其諾未必信也。故曰必諾之言不足信也。

謹於一家則立於一家。謹於一鄉則立於一鄉。謹於一國則立於一國。謹於天下則立於天下。是故其所謹者小則其所立亦小。其所謹者大則其所立亦大。故曰小謹者不大立。

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

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士不厭學。故能成其聖。

饗疾移切者多所惡也。諫者所以安主也。食者所

以肥體也。主惡諫則不安。人饗食則不肥。故曰饗食者不肥體也。

言而語道德忠信孝弟者。此言無弃者。天公平而無私。故美惡莫不覆地。公平而無私。故小大莫不載。無弃之言。公平而無私。故賢不肖莫不用。故無弃之言者。參伍於天地之無私也。故曰有無弃之言者。必參之於天地矣。

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長，不任其所短。故事無不成，而功無不立。亂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長，所短也。而責必備。夫慮事定物，辯明禮義，人之所長，而蝮上如山切而蝮下于先切之所短也。緣高出險，蝮蝮之所長，而人之所短也。以蝮蝮之所長，責人，故其令廢而責不塞。故曰：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蝮蝮飲焉。明主之舉事也，任聖人之慮，用衆人之力，而不自與焉。故事成而福生。亂主自智也，而不因聖人之慮，矜奮自功，而不因衆人之力，專用已，而不聽正。

諫。故事敗而禍生。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馬者，所乘以行野也。故雖不行於野，其養食馬也，未嘗解惰也。民者，所以守戰也。故雖不守戰，其治養民也，未嘗解惰也。故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天生四時，地生萬財，以養萬物，而無取焉。明主配天地者也。教民以時，勸之以耕織，以厚民養，而不伐其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

解惰簡慢，以之事主，則不忠；以之事父母，則不孝。

按謂操其要而不泥求也

以之起事則不成故曰怠倦者不及也

以規矩為方園則成以尺寸量長短則得以法數治民則安故事不廣於理者其成若神故曰無廣者疑神

事主而不盡力則有刑事父母而不盡力則不親受業問學而不加務則不成故朝不勉力務進夕無見功故曰朝忘其事夕失其功

中情信誠則名譽美矣修行謹敬則尊顯附矣中無情實則名聲惡矣修行慢易則污辱生矣故曰

邪氣襲內正色乃衰也

為人君而不明君臣之義以正其臣則臣不知於為臣之理以事其主矣故曰君不君則臣不臣為人父而不明父子之義以教其子而整齊之則子不知為人子之道以事其父矣故曰父不父子不子

君臣親上下和萬民輯故主有令則民行之上有禁則民不犯君臣不親上下不和萬民不輯故令則不行禁則不止故曰上下不和令乃不行

言辭信。動作莊。衣冠正。則臣下肅。言辭慢。動作虧。衣冠惰。則臣下輕之。故曰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儀者。萬物之程式也。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禮義者。尊卑之儀表也。故動有儀。則令行。無儀。則令不行。故曰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爲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爲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故曰往者不至。來者不極。

道者。扶持衆物。使得生育。而各終其性命者也。故或以治鄉。或以治國。或以治天下。故曰道之所言。

管子 卷三
者一也。而用之者異。聞道而以治一鄉。親其父子。順其兄弟。正其習俗。使民樂其上。安其土。爲一鄉主幹者。鄉之人也。故曰有聞道而好爲鄉者。一鄉之人也。

民之從有道也。如飢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曰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

道者。所以變化身而之正理者也。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聖。故曰道之所設。身之化也。

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賢而不驕。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惰。故能長守。賢富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明主救天下之禍。安天下之危者也。夫救禍安危者。必待萬民之爲用也。而後能爲之。故曰安危者與人。

地大國富。民衆兵強。此盛滿之國也。雖已盛滿。無德厚以安之。無度數以治之。則國非其國。而民無

管子 卷三
其民也。故曰失天之度，雖滿必涸。

臣不親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離而不和，故雖自安必且危之。故曰上下不和，雖安必危。

主有天道以禦其民，則民一心而奉其上，故能資富而久王天下。失天之道，則民離叛而不聽從，故主危而不得久王天下。故曰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

人主務學術數務行正理，則化變日進，至於大功而愚人不知也。亂主淫佚邪枉，日爲無道，至於滅亡而不自知也。故曰莫知其爲之，其功旣成，莫知其舍之也。藏之而無形。

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資顯而子孫被其澤，桀紂幽厲，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故身困傷而子孫蒙其禍。故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

神農教耕生穀，以致民利。禹身決瀆，斬高橋，下以致民利。湯武征伐無道，誅殺暴亂，以致民利。故明王之動作，雖異其利民同也。故曰萬事之任也異。

起而同歸古今一也

棟生橈不勝任則屋覆而人不怨者其理然也弱子慈母之所愛也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則慈母笞之故以其理動者雖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

行天道出公理則遠者自親廢天道行私爲則子母相怨故曰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造怨

古者武王地方不過百里戰卒之衆不過萬人然

能戰勝攻取立爲天子而世謂之聖王者知爲之之術也桀紂資爲天子富有海內地方甚大戰卒甚衆而身歿國亡爲天下僂者不知爲之之術也故能爲之則小可爲大賤可爲貴不能爲之則雖爲天子人猶奪之也故曰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也

明主上不逆天下不墮地故天予之時地生之財亂主上逆天道下絕地理故天不予時地不生財故曰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

管子 卷三
古者武王天之所助也。故雖地小而民少。猶之爲天子也。桀紂天之所違也。故雖地大民衆。猶之困辱而死亡也。故曰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大必削。

與人交。多詐僞。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烏集之交。烏集之交。初雖相驩。後必相咄。故曰烏集之交。雖善不親。

聖人之與人約結也。上觀其事。君也。內觀其事。親也。必有可知之理。然後約結。約結而不襲於理。後必相倍。故曰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賢其重也。

明主與聖人謀。故其謀得。與之舉事。故其事成。亂主與不肖者謀。故其計失。與之舉事。故其事敗。夫計失而事敗。此與不可之罪。故曰毋與不可。

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爲。而後使焉。故令於人之所能爲。則令行。使於人之所能爲。則事成。亂主不量人力。令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令廢。使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事敗。夫令出而廢。舉事而敗。此強

不能之罪也。故曰毋強不能。

狂惑之人告之以君臣之義父子之理賈賤之分不信聖人之言也。而反害傷之。故聖人不告也。故曰毋告不知。

與不肖者舉事則事敗。使於人之所不能為則令廢。告狂惑之人則身害。故曰與不可強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

常以言翹明其與人也。其愛人也。其有德於人也。以此為友則不親。以此為交則不結。以此有德於人則不報。故曰見與之友幾於不親。見愛之交幾於不結。見施之德幾於不報。四方之所歸心行者也。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聖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衆人之力。故以聖人之智思慮者無不知也。以衆人之力起事者無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起則身逸而福多。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衆人之智。獨用其力而不任衆人之力。故其身勞而禍多。故曰獨任之國勞而多禍。

管子 卷之三
明主內行其法度外行其理義故鄰國親之與國
信之有患則鄰國憂之有難則鄰國救之亂主內
失其百姓外不信於鄰國故有患則莫之憂也有
難則莫之救也外內皆失孤特而無黨故國弱而
主辱故曰獨國之君卑而不威

明主之治天下也必用聖人而後天下治婦人之
求夫家也必用媒而後家事成故治天下而不用
聖人則天下乖亂而民不親也求夫家而不用媒
則醜耻而人不信也故曰自媒之女醜而不信

明主者人未之見而有親心焉者有使民親之之
道也故其位安而民往之故曰未之見而親焉可
以往矣

堯舜古之明主也天下推之而不倦譽之而不厭
久遠而不忘者有使民不忘之道也故其位安而
民來之故曰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

日月昭察萬物者也天多雲氣蔽蓋者衆則日月
不明人主猶日月也羣臣多姦立私以擁蔽主則
主不得昭察其臣下臣下之情不得上通故姦邪

管子 卷第三
日多而人主愈蔽。故曰日月不明。天不易也。
山物之高者也。地險穢。不平易。則山不得見。人主
猶山也。左右多黨。比周以壅其主。則主不得見。故
曰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

人主出言不逆於民心。不悖於埋義。其所言足以
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復言也。出言而離父子
之親。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衆。此言之不可復者
也。故明主不言也。故曰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
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理。遇人有禮。行發於身而

爲天下法式者。人唯恐其不復行也。身行不正。使
人暴虐。遇人不信。行發於身而爲天下笑者。此不
可復之行。故明主不行也。故曰行而不可再者。君
不行也。

言之不可復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再者。其行
賊暴也。故言而不信。則民不附。行而賊暴。則天下
怨。民不附。天下怨。此滅亡之所從生也。故明主禁
之。故曰凡言之不可復。行之不可再者。有國者之
大禁也。

管子卷第二十一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版法解第六十六

明法解第六十七 臣乘馬第六十八

乘馬數第六十九 問乘馬第七十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管子解三

人君唯毋聽寢兵。則羣臣賓客莫敢言兵。然則內
之不知國之治亂。外之不知諸侯強弱。如是則城

管子 卷三
郭毀壞莫之築補甲弊兵彫莫之修繕如是則守
圍之備毀矣。遼遠之地謀邊竟之士修百姓無圍
敵之心。故曰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

人君唯毋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
國如吾國如是則無弁兼攘奪之心。無覆軍敗將
之事。然則射御勇力之士不厚祿。覆軍殺將之臣
不賚爵。如是則射御勇力之士出在外矣。我能毋
攻人可也。不能令人毋攻我。彼求地而予之非吾
所欲也。不予而與戰必不勝也。彼以教士我以敵

衆。彼以良將。我以無能。其敗必覆軍殺將。故曰兼
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

人君唯無好全生則羣臣皆全其生而生又養生
養何也。曰滋味也。聲色也。然後爲養生。然則從欲
妄行。男女無別。反於禽獸。然則禮義廉耻不立。人
君無以自守也。故曰全生之說勝則廉耻不立。
人君唯無聽私議自賚則民退靜。隱伏窟穴就山。
非世間上輕爵祿而賤有司。然則令不行。禁不止。
故曰私議自賚之說勝則上令不行。

按易謂君子
玉貨財以官
爵也

人君唯無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所好然則必有
以易之所以易之者何也大官尊位不然則尊爵
重祿也如是則不肖者在上位矣然則賢者不為
下智者不為謀信者不為約勇者不為死如是則
毆國而捐之也故曰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
流

人君唯毋聽羣徒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揚惡然
則國之情偽不見於上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寡黨
者處後夫朋黨者處前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

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故曰羣徒比周之說勝則
賢不肖不分

人君唯毋聽觀樂玩好則敗凡觀樂者宮室臺池
珠玉聲樂也此皆費財盡力傷國之道也而以此
事君者皆姦人也而人君聽之焉得毋敗然則府
倉虛蓄積竭且姦人在上則壅遏賢者而不進也
然則國適有患則優倡侏儒起而議國事矣是毆
國捐之也故曰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人在上
位

管子 卷五
三
人君唯毋聽請謁任譽則羣臣皆相爲請然則請謁得於上黨與成於鄉如是則貨財行於國法制毀於官羣臣務佞而求用然則無爵而貴無祿而富故曰請謁任譽之說勝則繩墨不正人君唯無聽諂諛飾過之言則敗奚以知其然也夫諂臣者常使其主不悔其過不更其失者也故主惑而不自知也如是則謀臣死而諂臣尊矣故曰諂讒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版法解第六十六

管子解四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左秋殺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則聽治不公聽治不公則治不盡理事不盡應治不盡理則疏遠微賤者無所告誦事

管子 卷三
不盡應則功利不盡舉功利不盡舉則國貧疎遠
微賤者無所告誦則下饒故曰凡將立事正彼天
植天植者心也天植正則不私近親不孽疎遠不
私近親不孽疎遠則無遺利無隱治無遺利無隱
治則事無不舉物無遺者欲見天心明以風雨故
曰風雨無違遠近高下各得其嗣萬物尊天而舉
風雨所以尊天者爲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賢風
雨者爲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若使萬物
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動釋雨而

不公議而名當稱惡不位下而位上惡不親外而
內放此五者君子之所恐行而小人之所以亡況
人君乎

明法解第六十七

管子解五

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審於法禁而不可犯
也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故羣臣不敢行其私賢
臣不得蔽賤近者不得塞遠孤寡老弱不失其所
職竟內明辨而不相踰越此之謂治國故明法曰

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

明主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術者下之所以侵上亂主也故法廢而私行則人主孤特而獨立人臣羣黨而成朋如此則主弱而臣強此之謂亂國故明法曰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

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勢則羣臣不敢爲非是故羣臣之不敢欺主者非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之爭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勝之數以治必用之民處必尊之勢以制

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故明法曰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勢勝也

明主之治也縣爵祿以勸其民民有利於上故主有以使之立刑罰以威其下下有畏於上故主有以牧之故無爵祿則主無以勸民無刑罰則主無以威衆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愛主也且以就利而避害也百官之奉法無姦者非以愛主也欲以愛爵祿而避罰也故明法曰百官論職非惠也刑罰必也

管子 卷第三
人主者擅生殺處威勢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羣臣。此主道也。人臣者處卑賤奉主令守本任治分職。此臣道也。故主行臣道則亂。臣行主道則危。故上下無分。君臣共道亂之本也。故明法曰君臣共道則亂。

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謹事主者以欲生而惡死也。使人不欲生而惡死則不可得而制也。夫生殺之柄專在大臣而主不危者未嘗有也。故治亂不以法斷而決於重臣。生殺之柄不制於主而在羣下。

羣臣不得辭也。其當罰者羣臣不敢避也。夫賞功誅罪所以爲天下致利除害也。草茅弗去則害禾穀盜賊弗誅則傷良民。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則是利姦邪而長暴亂也。行私惠而賞無功則是使民偷幸而望於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則是使民輕上而易爲非也。夫舍公法用私意明主不爲也。故明法曰不爲惠於法之內。

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令行也。故治國使衆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故

貧者非不欲奪富者財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
強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誅也故百
官之事案之以法則姦不生暴慢之人誅之以刑
則禍不起羣臣竝進策之以數則私無所立故明
法曰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

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勢也故威勢在下則主
制於臣威勢在上則臣制於主夫蔽主者非塞其
門守其戶也然而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
其威勢也故威勢獨在於主則羣臣畏敬法政獨

出於主則天下服德故威勢分於臣則令不行法
政出於臣則民不聽故明主之治天下也威勢獨
在於主而不與臣共法政獨制於主而不從臣出
故明法曰威不兩錯政不二門

明主者而度量立表儀而堅守之故令下而民從
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吏者民之所
懸命也故明主之治也當於法者誅之故以法誅
罪則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則民受賞而無德
也此以法舉錯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國則舉

管子
卷三
錯而已

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羣臣皆出於方正之治而不敢爲姦百姓知主之從事於法也故吏之所使者有法則民從之無法則止民以法與吏相距下以法與上從事故詐僞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妬之人不得用其三心讒諛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爲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僞

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惡利也權不能爲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爲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故明主在上位則官不得枉法吏不得爲私民知事吏之無益故財貨不行於吏權衡平正而待物故姦詐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曰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

尺寸尋丈者所以得長短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衆強不爲益長雖貧賤卑辱不爲損短公平而無所

偏。故姦詐之人不能誤也。故明法曰。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國之所以亂者。廢事情而任非譽也。故明主之聽也。言者責之。以其實。譽人者試之。以其官。言而無實者誅。吏而亂官者誅。是故虛言不敢進。不肖者不敢受官。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督其實。故羣臣以虛譽進。其黨任官而不責其功。故愚污之吏在庭。如此。則羣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務多其佞。而不爲主用。故明法曰。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

離上而下比周矣。以黨舉官。則民務佞而不求用矣。

亂主不察臣之功勞。譽衆者則賞之。不審其罪過。毀衆者則罰之。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忠正無罪而有罰。故功多而無賞。則臣不務盡力。行正而有罰。則賢聖無從竭能。行貨財而得爵祿。則污辱之人在官。寄託之人不肖而位尊。則民倍公法。而趨有勢。如此。則慤愿之人失其職。而廉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爲賞。

而以毀爲罰也

平吏之治官也。行法而無私。則姦臣不得其利焉。此姦臣之所務傷也。人主不參驗其罪過。以無實之言誅之。則姦臣不能無事。賢重而求推譽。以避刑罰而受祿賞焉。故明法曰。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

姦臣之敗其主也。積漸積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上則相爲候望於主。下則買譽於民。譽其黨而使主尊之。毀不譽者而使主廢之。其所利害者。主

陰文

聽而行之。如此則羣臣皆忘主而趨私佞矣。故明法曰。比周以相爲慝。是故忘主。佞以進其譽。主無術數。則羣臣易欺之。國無明法。則百姓輕爲非。是故姦邪之人用國事。則羣臣仰利害也。如此則姦人爲之視聽者多矣。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明法曰。佞衆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數之理。以治天下者也。姦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治也。

治則姦臣困而法術之士顯。是故邪之所務事者。使法無明。主無悟而已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用則姦邪之臣困傷矣。是方正之與姦邪。不兩進之勢也。姦邪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也。惟惡之。則必候主問而日夜危之。人主不察而用其言。則忠臣無罪而困歿。姦臣無功而富貴。故明法曰。忠臣歿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

富貴尊顯。久有天下。人主莫不欲也。令行禁止。海內無敵。人主莫不欲也。蔽欺侵凌。人主莫不惡也。失天下。滅宗廟。人主莫不惡也。忠臣之欲明法術。以致主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惡者。姦臣之擅主者。有以私危之。則忠臣無從進其公正之數矣。故明法曰。所歿者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則爲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

亂主之行爵祿也。不以法令案功勞。其行刑罰也。不以法令案罪過。而聽重臣之所言。故臣有所欲賞。主爲賞之。臣欲有所罰。主爲罰之。廢其公法。專聽重臣。如此。故羣臣皆務其黨重臣。而忘其主趨。

重臣之門而不庭。故明法曰：十至於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

明主之治也。明於分職而督其成事。勝其任者處官，不勝其任者廢免。故羣臣皆竭能盡力以治其事。亂主則不然。故羣臣處官位，受厚祿，莫務治國者。期於管國之重，而擅其利，牧漁其民，以富其家。故明法曰：百慮其家，不一圖國。

明主在上位，則竟內之衆盡力以奉其主。百官分職，致治以安國家。亂主則不然。雖有勇力之士，大臣私臣私之，而非以奉其主也。雖有聖智之士，大臣私之，非以治其國也。故屬數雖衆，不得進也。百官雖具，不得制也。如此者，有人主之名，而無其實。故明法曰：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

明主者，使下盡力而守法分。故羣臣務尊主，而不敢顧其家。臣主之分明，上下之位審。故大臣各處其位，而不敢相贊。亂主則不然。法制廢而不行。故羣臣得務益其家。君臣無分，上下無別。故羣臣得

管子 卷之三
三
務相資。如此者。非朝臣少也。衆不爲用也。故明法
曰。國無人者。非朝臣衰也。家與家務相益。不務尊
君也。大臣務相資而不任國也。

人主之張官置吏也。非徒尊其身。厚奉之而已也。
使之奉主之法。行主之令。以治百姓而誅盜賊也。
是故其所任官者大。則爵尊而祿厚。其所任官者
小。則爵卑而祿薄。爵祿者。人主之所以使吏治官
也。亂主之治也。處尊位。受奉祿。養所與。倭而不以
官爲務。如此者。則官失其能矣。故明法曰。小臣持

祿養倭。不以官爲事。故官失職。

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
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
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
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
聽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不言。故不肖
者不用。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實。以官任其
身。而課其功。專任法。不自舉焉。故明法曰。先王之
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

凡所謂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夫破軍殺將。戰勝攻取。使主無危。亾之憂。而百姓無歿虜之患。此軍士之所以爲功者也。奉主法。治竟內。使強不凌弱。衆不暴寡。萬民驩盡其力。而奉養其主。此吏之所以爲功也。匡主之過。救主之失。明理義。以道其主。主無邪僻之行。蔽欺之患。此臣之所以爲功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職。而課功勞。有功者賞。亂治者誅。誅賞之所加。各得其宜。而主不自與焉。故明法曰。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明主之治也。審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於法則行。不合於法則止。功充其言則賞。不充其言則誅。故言智能者。必有見功。而後舉之。言惡敗者。必有見過。而後廢之。如此則士上通。而莫之能妬。不肖者困廢。而莫之能舉。故明法曰。能不可蔽。而敗不可飾也。

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爲爵祿以勸之。立民所惡。以禁其邪。故爲刑罰以畏之。故案其功而行賞。案其罪而行罰。如此則羣臣之舉無功者。

不敢進也。毀無罪者。不能退也。故明法曰。譽者不能進而誹者不能退也。

制羣臣。擅生殺。主之分也。縣令仰制。臣之分也。威勢尊顯。主之分也。卑賤畏敬。臣之分也。令行禁止。主之分也。奉法聽從。臣之分也。故君臣相與高下之處也。如天之與地也。其分畫之不同也。如白之與黑也。故君臣之間明別。則主尊臣卑。如此則下之從上也。如響之應聲。臣之法主也。如景之隨形。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以令則行。以禁則止。

以求則得。此之謂易治。故明法曰。君臣之間明別則易治。

明主操術任臣下。使羣臣效其智能。進其長技。故智者效其計。能者進其功。以前言督後事。所效當則賞之。不當則誅之。張官任吏。治民案法。試課成功。守法而法之身無煩勞。而分職。故明法曰。主雖不身下爲。而守法爲之可也。

臣乘馬第六十八

管子輕重一

按陽凍地上也。陰凍地下也。執同類言也。七十日陰凍也。七十日陰凍也。七十日陰凍也。七十日陰凍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桓公曰。何謂國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一農之量壤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桓公曰。何謂春事二十五日之內。管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執耜百日不執耜。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今君立扶臺。五衢之衆皆作。君過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則五衢之內阻弃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繇。十手畝不舉。起百人之繇。萬畝不舉。起千人之繇。十

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亡。穀失於時。君之衡藉而無止。民食什伍之穀。則君已藉九矣。有衡求幣焉。此盜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衆也。隨之以暴。謂之內戰。桓公曰。善哉。策。乘馬之數求盡也。彼王者不奪民時。故五穀興。豐五穀興。豐則士輕祿。民簡賞。彼善為國者。使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織。微而織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高下之策。不得不然之理也。桓

管子輕重二
公曰。爲之奈何。管子曰。虞國得筴乘馬之數矣。桓
公曰。何謂筴乘馬之數。管子曰。百畝之夫。予之筴
率二十七。日爲予之春事。資予之幣。春秋子穀大
登國穀之重。去分。謂農夫曰。幣之在予者。以爲穀
而廩之。州里國穀之分。在上國穀之重。再十倍。謂
遠近之縣里邑百官。皆當奉器械備。曰國無幣。以
穀准幣。國穀之擴。一切什九。還穀而應。穀國器皆
資。無藉於民。此有虞之筴乘馬也。

管子輕重二
乘馬數第六十九

管子輕重二

桓公問管子曰。有虞筴乘馬已行矣。吾欲立筴乘
馬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戰國修其城池之功。故其
國常失其地用。王國則以時行也。桓公曰。何謂以
時行。管子對曰。出准之令。守地用人。筴故開闔。皆
在上。無求於民。霸國守分。上分下游。於分之間。而
用足。王國守始。國用一不足。則加一焉。國用二不
足。則加二焉。國用三不足。則加三焉。國用四不足。
則加四焉。國用五不足。則加五焉。國用六不足。則

管子卷第二十二
加六焉。國用七不足則加七焉。國用八不足則加八焉。國用九不足則加九焉。國用十不足則加十焉。人君之守高下。歲藏三分。十年則必有五年之餘。若歲凶旱水洸民失本。則修宮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彘者為庸。故修宮室臺榭。非麗其樂也。以平國筭也。今至於其亡。筭乘馬之君。春秋冬夏。不知時終始。作功起衆。立宮室臺榭。民失其本事。君不知其失。諸春筭。又失諸夏秋之筭數也。民無檀賣子數也。猛毅之人淫暴。貧病之民乞請。君行律

荷

管子卷第二十二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事語第七十一 游王第七十二

國蓄第七十三 山國軌第七十四

山權數第七十五 山至數第七十六

事語第七十一

管子輕重四

桓公問管子曰。事之至數可聞乎。管子對曰。何謂至數。桓公曰。秦奢教我曰。惟蓋不修。衣服不衆。則

按此言上用
之則下為之

管子 卷之三
女事不泰。俎豆之禮不致。牲諸侯太牢。大夫少牢。不若此。則六畜不育。非高其臺榭。美其富室。則羣材不散。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數也。桓公曰。何謂非數。管子對曰。此定壤之數也。彼天子之制壤。方千里。齊諸侯。方百里。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若曾臂之相使也。故准徐疾。贏不足。雖在下也。不為君憂。彼壤狹而欲舉。與大國爭者。農夫寒耕暑芸。力歸於上。女勤於緝績。微織功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也。非有積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積財。無以

按委委積也
以食則人欲
則而取之也
不堅也。衡也
車也。城不空
則人思殺之

勸下。泰奢之數。不可用於危隘之國。桓公曰。善。桓公又問管子曰。佚田謂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何不因諸侯權以制天下。管子對曰。佚田之言。非也。彼善為國者。壤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且無委致圍城。脆致衝。夫不定內。不可以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管子曰。歲藏一。十年而十也。歲藏二。五年而十也。穀十而守五。綈素滿之。五在上。故視歲而藏。縣時積歲。國有十年之蓄。富勝貧。勇勝怯。智勝愚。微勝不微。有義勝無義。練

管子
卷之三
士勝毆衆。凡十勝者。盡有之。故發如風雨。動如雷霆。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輿。故佚田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海王第七十二

管子輕重五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也。吾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藉於人。何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爲國。

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爲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

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海王言以負海。桓

公曰。何謂正鹽筴。王稅也。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人

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

半。少半猶劣薄也。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

半。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此其大曆也。曆。數也。百升而釜。兩七銖

一黍十分之一。一爲升。當米六合四勺也。百升之鹽。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九銖二釐。爲釜。當米六斗四

升。令鹽之重。升加分疆。釜五十也。分疆。斗疆也。令

之重。每一斗加半。合爲疆。而取之。則一釜之鹽。得五十合。而爲之疆。升加一疆。釜百

也。升加二疆。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釜之鹽七百六
六斛也。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
之國。人數問口千萬也。舉其大數而言之也。問口謂大男大女之所食鹽也。
禹筭之。商日二百萬。禹讀為偶。偶對也。商對也。對其大男大女食鹽者之口數。
而立筭以計所稅之鹽。一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
萬。萬乘之國。大男大女食
其稅數以千萬人。如九百萬人之數。則所稅之鹽
一日百八十鍾。十日千八百
百鍾。一月五千四百鍾。一
三十萬。又變其五千四百鍾之鹽而籍其錢計一
月每人籍錢三十萬。人為錢三十萬。

矣。以籍之數。而比其常籍。則今吾非籍之諸君吾
當一國而有三千萬人矣。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諸君謂老男老女也。六十已上為老男老女。又不籍於
十已上為老女也。既不籍於老男老女。又不籍於
小男小女。乃能以千萬人而當三千萬人者。蓋鹽
官之利耳。鹽官之利。既然則鐵官之利可知也。鹽
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鐵官之利。當一國而三
萬人。焉。故能有二國之籍者六千
萬人耳。其常籍人之數。猶在此外。使君施令曰。吾
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今夫給之鹽。筭則百
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
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若猶然後耕。若必有一耒
一耜。一鈹。若其事立。大鈹謂之鈹。羊昭反。行服連。輦名。所以載作器人

者挽軺羊昭反輦居王反者大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

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今鍼之重

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鍼之重每十分加一分

籍得三十鍼也矣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

也刀之重每十分加六分以爲疆而取之耜鐵之

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每十分加七分以爲疆而取之

則一農之籍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其器彌重然

則舉臂升音事無不服藉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

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

雖無海而假名有海則雖鹽於吾國彼國有鹽而

亦雖無山而假名有山吾受而官出之以百受取也假令彼鹽

耳吾又加五錢而取之所以來之也既得彼鹽我未

則令吾國鹽官又出而糴之釜以百錢也與其本事也與用也本受人之事以重相推以重

加五錢之類也推猶度也此人用之數也彼人所有而

國蓄第七十三

管子輕重六

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是皆以其

事業交接於君上也故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有
 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於上屯五穀食米民之
 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
 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夫民者親信而
 死利海內皆然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
 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與可使由之故不可使知之
 民愛可洽於上也洽通也租籍者在工商所以疆其
 反求也租稅者所慮而請也在農曰租稅慮也王霸
 之君去其所以疆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

也

利出於一孔者凡言利者不必貨其國無敵出二
 孔者其兵不誦誦與屈同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
 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養利
也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
 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
 為國不通於輕重不可為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
 利不可以語制為大治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
 賈千乘之國有千余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

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疆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以取愚者有不磨本之事唐音賈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賞富之不齊也且君引鋸鋸箒也量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計本

委委積也

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不食者何也穀

有所藏也

言一國之內耕墾之數君悉知之凡人計口授田家族多少足以自給而人之

於食者謂豪富之家收藏其穀故也

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

錢幣無補於飢寒之用人君所立以均制財物通交有無使人之所求各得其欲

人有若

于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

有所并藏也

民事謂常費也言人之所有多少各隨其分而自足君上不能均調其事

則豪富并藏財貨專擅其利是故人常費不給以致墮乏然則人君非能散積

聚鈞羨

餘也不足分并財利而調民事也則君雖疆

本趣耕

本謂務農趣讀為促

而自為鑄幣而無已乃今使民

下相役耳。惡能以為治乎。言人君若不能權其利門制其輕重雖鑄幣無

限極而與人徒使豪富侵奪貧弱終不能致理也

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糶釜十繼而道有餓民。然則豈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贍也哉。夫往歲之糶賤狗彘食人食。故來歲之民不足也。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民事不償其本。物適賢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

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歛之以輕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歛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財之橫古莫反可得而平也。

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纒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纒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鍾鑲糧食。畢取贍於君。故大

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

春賦以歛繒帛。夏貸以收秋實。蓋方春蠶家闕乏而賦與之約收其

繒帛方夏農人闕乏亦賦與之約取其穀實也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

利也。人之所乏君悉與之則

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

萬物必貴。兩者為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

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秩積也食為人天

萬物為敵其價常不俱平所以人君視兩事之委積可彼此相勝輕重於其間則國利不散也故

萬民無籍而國利歸於君也。夫以室廡籍謂之毀

成。小曰室大曰廡音武以六畜籍謂之止生。畜許

是使人不毀壞廡室以田畝籍謂之禁耕。是止其以正人籍

競牧養也以正戶籍謂之養羸。羸謂大賈畜家也

謂之離情也。離情謂離心也以正戶籍謂之養羸。羸謂大賈畜家也

至浮浪為大賈畜家之所役屬增其利耳五者不

可畢用。故王者徧行而不盡也。故天子籍於幣。諸

侯籍於食。中歲之穀糶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

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

石。月有二十之籍。歲凶穀貴糶石二十錢。則大男

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有四十之籍。

管子 卷第三
按古之石准今之三斗三升三合平歲每石稅十錢凶歲稅二十者非必稅其人謂於操事輕重之其利也。是人君非發號令。收稽而戶籍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也委所委積之物也謹嚴也言人君不用下令稅歛於人但嚴守利途輕重在我則無所逃其稅也一人廩食十人得餘。十人廩食百人得餘。百人廩食千人得餘。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賢賤可調而君得其利前有萬乘之

而後有千乘之國謂之抵國前有千乘之國而後有萬乘之國謂之距國壤正方四面受敵謂之衢國以百乘衢處謂之託食之君千乘衢處壤削少半萬乘衢處壤削太半何謂百乘衢處託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衢處危懾圍阻千乘萬乘之間夫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為扞格蔽圍之用有功利不得鄉大臣死於外分壤而功列陳繫纍獲虜分賞而祿是壤地盡於功賞而稅減殫於繼孤也是特名羅於為君耳無壤之有號有百乘

之守而實無尺壤之用。故謂託食之君。然則大國
內款。小國用盡。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國。官賦軌符
乘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准。然後百乘可及
也。千乘之國。封天財之所殖。械器之所出。財物之
所止。視歲之滿虛而輕重。其祿然後千乘可足也。
萬乘之國。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
御其大准。然後萬乘可資也。玉起於禺_{音虞}氏。金起
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
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爲其途之遠。其至之

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爲上幣。以黃金爲中幣。
以刀布爲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
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
天下也。

今人君籍求於民。令曰十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
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二。令曰五
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則財物
之賈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於萬民。而籍於
號令也。

山國軌第七十四

管子輕重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官國軌管子對曰田有軌人有軌用有軌鄉有軌人事有軌幣有軌縣有軌國有軌不通於軌數而欲爲國不可桓公曰行軌數奈何對曰某鄉田若干人事之准若干穀重若干曰某縣之人若干田若干幣若干而中用穀重若干而中幣終歲度人食其餘若干曰某鄉女勝事者終歲績其功業若干以功業直時而橫古莫反之

終歲人已衣被之後餘衣若干別羣軌相壤宜公曰何謂別羣軌相壤宜管子對曰有莞蒲之壤有竹箭檀柘之壤有汜下漸澤之壤有水潦魚鼈之壤今四壤之數君皆善官而守之則籍於財物不籍於人畝十畝之壤君不以軌守則民且守之民有過移長力不以本爲得此君失也桓公曰軌意安出管子對曰不陰據其軌皆下制其上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某鄉田若干食者若干某鄉之女事若干餘衣若干謹行州里曰田若

管子 卷之三
千。人若干。人衆。田不度。食若干。曰田若干。餘食若干。必得軌程。此調之泰軌也。然後調立環乘之幣。田軌之有餘於其人食者。謹置公幣焉。大家衆。小家寡。山田間。田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則置公幣焉。以滿其准。重歲豐年。五穀登。謂高田之萌曰。吾所寄幣於子者若干。鄉穀之穡若干。請爲子什減三穀爲上幣。爲下高田。撫閒田。山不被穀。十倍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未淫失也。高田以時撫於主上。坐長加十也。女貢織帛。苟合于國奉

本作上目

者。皆置而券之。以鄉橫市准。曰上無幣。有穀。以穀准幣。環穀而應。策國奉決穀。反准賦軌幣。穀廩重。有加十。謂大家委貲家曰。上且修游。人出若干幣。謂鄰縣曰。有實者。皆勿左右。不贍則且爲人馬。假其食。民鄰縣四面。皆橫穀。坐長而十倍。上下令曰。貲家假幣。皆以穀准幣。直幣而庚之。穀爲下幣。爲上。百都百縣。軌據穀。坐長十倍。環穀而應。假幣國幣之九在上。一在下。幣重而萬物輕。斂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

隆本作除

橫出萬物隆而止。國軌布於未形。據其已成。乘令而進退。無求於民。謂之國軌。

之字衍

桓公問於管子曰：不籍而贍國，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軌守其時，有官天財，何求於民？桓公曰：何謂官天財？管子對曰：泰春民之功，繇與招反泰夏民之令之所且令之所發，謂由澤之所禁發泰秋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冬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此皆民所以時守也。此物之高下之時也。此民之所以相并兼之時也。君守諸四務，桓公曰：何謂四務？管子對

曰：泰春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夏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冬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廩藏也。言四時人之所要皆先備之。所謂耒耜器械種饌糧食必取要焉。則豪人大賈不得擅其利。已廩之矣。泰春功布日，春縑衣夏單衣，捍寵纍箕，勝籬屑糞若干日之功。用人若干，無貧之家，皆假之械器，勝籬屑糞，公衣功已而歸，公衣折券，故力出於民而用出於上。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斂實，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謂時作。桓公曰：善。

管子
卷三十一
吾欲立軌官爲之奈何管子對曰鹽鐵之筴足以立軌官桓公曰奈何管子對曰龍夏之地布黃金九千以幣貲金巨家以金小家以幣周岐山至於崢丘之西塞丘者山邑之田也布幣稱貧富而調之周壽陵而東至少沙者中田也據之以幣巨家以金小家以幣三壤已撫而國穀再什倍梁渭陽瑣之牛馬滿齊衍請毆之顛齒量其高壯曰國爲師旅戰車毆就斂子之牛馬上無幣請以穀視市擴而庚子牛馬爲上粟二家二家散其粟反准牛

馬歸於上。

管子曰請立貲於民有田倍之內毋有其外外皆爲貲壤被鞍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具於此無求於民此去丘邑之籍也國穀之朝夕在上山林廩械器之高下在上春秋冬夏之輕重在上行田疇田中有木者謂之穀賊宮中四榮樹其餘曰害女功宮室械器非山無所仰然後君立三等之租於山曰握以下者爲柴楂把以上者爲室奉三圍以上爲棺槨之奉柴楂之租若干室奉之租若干

管子 卷三
棺槨之租若干

管子曰。鹽鐵撫軌。穀一廩十。君常操九。民衣食而繇。下安無怨。咎去其田賦。以租其山。巨家重葬。其親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親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宮室者服重租。小家爲室廬者服小租。上立軌於國。民之貧富如加之。以繩。謂之國軌。

山權數第七十五

管子輕重八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子對曰。天以時爲權。

地以財爲權。人以力爲權。君以令爲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桓公曰。何爲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管子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檀賣子者。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檀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檀賣子者。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參。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藏參之一。不足以傷民而農夫敬事力作。故天毀。豎凶旱水洸。民無入於溝壑。乞請者也。此守時以待。

管子 卷三
天權之道也。桓公曰善。吾欲行三權之數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梁山之陽。精干見反。緬夜石之幣。天下無有。管子曰。以守國穀。歲守一分。以行五年。國穀之重。什倍異日。管子曰。請立幣。國銅以二年之粟。顧之。立黔。落力重。與天下調。彼重則見射。輕則見泄。故與天下調。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筴也。不備天權。下相求。備准。下陰相隸。此刑罰之所起。而亂之之本也。故平則不平。民富則不如貧。委積則虛矣。此三權之失也。已。桓公曰。守三權之數。奈何。管

字疑有誤

子對曰。大豐則藏分。阨亦藏分。桓公曰。阨者所以益也。何以藏分。管子對曰。隘則易益也。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以阨守豐。阨之准數。一上十。豐之筴數。十去九。則吾九爲餘於數。筴豐則三權皆在君。此之謂國權。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國制。管子對曰。國無制地。有量。桓公曰。何謂國無制地。有量。管子對曰。高田十石。間田五石。庸田三石。其餘皆屬諸荒田。地量百畝。一夫之力也。粟賈一。粟賈十。粟賈三十。粟賈

管子 卷五
百。其在流筴者。百畝從中千畝之筴也。然則百乘從千乘也。千乘從萬乘也。故地無量國無筴。桓公曰善。今欲爲大國。大國欲爲天下。不通權筴。其無能者矣。

桓公曰。今行權奈何。管子對曰。君通於廣狹之數。不以狹畏廣。通於輕重之數。不以少畏多。此國筴之大者也。桓公曰善。蓋天下視海內。長譽而無止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有。曰軌守其數。准平其流。動於未形而守事已成。物一也。而十是九爲用。徐

疾之數。輕重之筴也。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引十之半而藏四。以五操事在君之決塞。桓公曰。何謂決塞。管子曰。君不高仁。則國不相被。君不高慈。則民簡其親而輕過。此亂之至也。則君請以國筴十分之一者。樹表置高鄉之。孝子聘之幣。孝子兄弟衆寡。不與師旅之事。樹表置高而高仁慈。孝財散而輕乘。輕而守之以筴。則十之五有在上。運五如行事如日月之終復。此長有天下之道。謂之准道。

管子 卷三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教數。管子對曰。民之能明於農事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藝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瓜瓠葷菜百果使蕃衰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時曰歲且阨。曰某穀不登。曰某穀豐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於蠶桑。使蠶不疾病者。皆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謹聽其言而藏之。官使師旅。

高
之事無所與。此國筮之者也。國用相靡而足。相因。揲而審。然後置四限高下。令之。徐疾。毆屏萬物。守之以筮。有五官技。桓公曰。何謂五官技。管子曰。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也。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敗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數也。六家者。即見其時。使豫先蚤閑之日受之。故君無失時。無失筮。萬物興豐。無失利。遠占得失。以爲末教。詩記人無。

管子 卷三
失辭行殫道無失義易守禍福凶吉不相亂此謂
君棟筆承反說
反與柄同

桓公問於管子曰。權棟之數。吾已得聞之矣。守國之固。奈何。曰。能皆已官。時皆已官。得失之數。萬物之終始。君皆已官之矣。其餘皆以數行。桓公曰。何謂以數行。管子對曰。穀者。民之司命也。智者。民之輔也。民智而君愚。下富而君貧。下貧而君富。此之謂事名二國。機徐疾而已矣。君道度法而已矣。人心禁繆而已矣。桓公曰。何謂度法。何謂禁繆。管子

對曰。度法者。量人力而舉功。禁繆者。非往而戒來。故禍不萌通而民無患咎。

桓公曰。請聞心禁。管子對曰。晉有臣不忠於其君。慮殺其主。謂之公過。諸公過之家。毋使得事君。此晉之過失也。齊之公過。坐立長差。惡惡乎來。刑善善乎來。榮戒也。此之謂國戒。

桓公問管子曰。輕重准施之矣。筴盡於此乎。管子曰。未也將御神用寶。桓公曰。何謂御神用寶。管子對曰。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掘穿也。求物反穿地。至泉曰闕。求月反。

此檢數百里之地也。檢猶比也。以此龜為用。桓公者其數可比百里之地。

曰何謂得龜百里之地。管子對曰北郭之得龜者。

令過之平盤之中。令力呈反。過之猶置也。平盤者大盤也。君請起十

乘之使百金之提。起發也。提裝也。使色吏反。命北郭得龜之家

曰賜若服中大夫。若汝也。中大夫齊爵也。曰東海之子類於

龜。東海之子其狀類龜。假言此龜東海之子耳。東海之子者海神之子也。託舍於若

寄居也。賜若大夫之服以終而身。而若勞若以百

金。勞賜之是也。是龜至寶而無貲也。無貲無價也。而藏諸

泰臺。泰臺高臺也。一日而釁之以四牛。立寶曰無貲。立龜

為寶號還四年伐孤竹。還四年後四年丁氏之家粟。丁氏

富人所謂可食三軍之師行五月。食音嗣。下以意取行五月經五

月。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無貲之寶於此。吾今將

有大事請以寶為質於子。音致。下皆同。以假子之邑粟

即家粟也。丁氏北鄉再拜入粟不敢受寶質。桓公命不

氏曰寡人老矣為子者不知此數終受吾質。丁氏

歸革築室賦籍藏龜。革更也。賦敷也。籍席也。才夜反。還四年伐孤

竹。謂丁氏之粟中食三軍五月之食。桓公立貢數

文行中七年龜中四千金黑白之子當千金。凡貢

制中二齊之壤筴也。用貢國危。出寶國安。行流桓公曰。何謂流。管子對曰。物有豫則君失筴而民失生矣。故善為天下者操。二豫之外。桓公曰。何謂二豫之外。管子對曰。萬乘之國不可以無萬金之蓄飾。千乘之國不可以無千金之蓄飾。百乘之國不可以無百金之蓄飾。以此與令進退。此之謂乘時。

山至數第七十六

管子輕重九

管子解

桓公問管子曰。梁聚謂寡人曰。古者輕賦稅而肥籍。歛取下無順於此者矣。梁聚之言何如。管子對曰。梁聚之言非也。彼輕賦稅則倉廩虛。肥籍歛則械器不奉。械器不奉而諸侯之皮幣不衣。倉廩虛則俸賤無祿。外皮幣不衣於天下。內國俸賤。梁聚之言非也。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幣。以幣准穀而授祿。故國穀斯在上。穀賈什倍。農夫夜寢蚤起。不待見使。五穀什倍。士半祿而歿。君農夫夜寢蚤起。力作而無止。彼善為國者。不曰使之使。不得不使。不

管子傳

管子

卷三

三

曰用之使不得不用故使民無有不得不使者夫
梁聚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於管子曰有人教我謂之請士曰何不
官百能管子對曰何謂百能桓公曰使智者盡其
智謀士盡其謀百工盡其巧若此則可以爲國乎
管子對曰請士之言非也祿肥則士不歿幣輕則
士簡賞萬物輕則士偷幸三怠在國何數之有彼
穀十藏於上三游於下謀士盡其慮智士盡其知
勇士輕其歿請士所謂妄言也不通於輕重謂之

言

桓公問於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諸侯賓服名
教通於天下而奪於其下何數也管子對曰君分
壤而貢入市朝同流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
也秦之明山之曾青一筴也此謂以寡爲多以狹
爲廣軌出之屬也桓公曰天下之數盡於軌出之
屬也今國穀重什倍而萬物輕大夫謂賈之子爲
吾運穀而斂財穀之重一也今九爲餘穀重而萬
物輕若此則國財九在大夫矣國歲反一財物之

九者皆倍重而出矣。財物在下，幣之九在大夫。然則幣穀羨在大夫也。天子以客行，令以時出，熟穀之人，諸侯受而官之，連朋而聚，與高下萬物以合民用。內則大夫自還而不盡忠，外則諸侯連朋合與，孰穀之人則去亡，故天子失其權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國之廣狹，壤之肥瘠。

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

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

其數君素皆知之則必積委幣。

委蓄也各於縣州里蓄積錢幣所謂萬室之邑必有

萬鍾之藏藏緡千萬千室之於是縣州里受公錢

邑必有千鍾之藏藏緡百萬於是縣州里受公錢

公錢即積委之幣泰秋國穀去參之一。

去減也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籍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

於上者，一其穀價國穀參分，則二分在上矣。

言先於縣邑當秋時下令收糴也則魏李悝行平糴之法上熟糴三捨一中熟糴二捨一下熟中分之蓋出於此今言去三之一者約中熟為准耳泰春國穀倍重數也。泰夏賦

穀以市權。古莫反。民皆受上穀以治田土。泰秋田穀

之存子者若干。今上歛穀以幣。民曰無幣。以穀則

民之三有歸於上矣。言當春穀貴之時計其價以穀賦典人秋則歛其幣雖設

此令本意收其穀入既無幣請輸穀故歸於上重之相因時之化舉無不

為國策。重之相因若春時穀貴與穀也時之化舉若秋時穀賤收穀也因時之輕重無不以

術權君用大夫之委以流歸於上君用民以時歸

於君藏輕出輕以重數也則彼安有自還之大夫

獨委之彼諸侯之穀十使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

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

諸侯矣故善為天下者謹守重流。重流謂嚴守穀價不使流散

而天下不吾洩矣。洩散也吾穀不散出彼重之相歸如水之

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故諸

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利不奪

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國常有十國

之策也故諸侯服而無正臣橫從而以忠此以輕

重御天下之道也謂之數應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會管子對曰君失大夫為

無伍失民為失下故守大夫以縣之策守一縣以

管子卷之三

管子 卷之三
一鄉之筴守一鄉以一家之筴守家以一人之筴
桓公曰其會數奈何管子對曰幣准之數一縣必
有一縣中田之筴一鄉必有一鄉中田之筴一家
必有一家直人之用故不以時守郡為無與不以
時守鄉為無伍桓公曰行此奈何管子對曰王者
藏於民霸者藏於大夫殘國亡家藏於篋桓公曰
何謂藏於民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
散諸濟陰君下令於百姓曰民富君無與貧民貧
君無與富故賦無錢布府無藏財貨藏於民歲豐

五穀登五穀大輕穀賈去上歲之分以幣據之穀
為君幣為下國幣盡枉下幣輕穀重上分上歲之
二分在下下歲之二分在上則二歲者四分在上
則國穀之一分在下穀三倍重邦布之籍終歲十
錢人家受食一畝加十是一家十戶也出於國穀
筴而藏於幣者也以國幣之分復布一姓四減國
穀三在上一在下復筴也大夫聚壤而封積實而
驕上請奪之以會桓公曰何謂奪之以會管子對
曰粟之三分在一民萌皆受上粟度君藏焉五

穀相靡而重。去什三為餘。以國幣穀。准反行。大夫無什於重。君以幣賦。祿什在上。君出穀什而去七。君斂三。上賦七。散振不資者。仁義也。五穀相靡而輕。數也。以鄉完重。而籍國數也。出實財。散仁義。萬物輕數也。乘時進退。故曰王者乘時。聖人乘易。桓公曰善。

詩我命者特
我也領首
桓公也領
也教我如
天子領
恭省大
大夫

桓公問管子曰。特命我曰。天子三百領。泰嗇而散。大夫准此而行。此如何。管子曰。非法家也。大夫高其龍。美其室。此奪農事及市廛。此非便國之道也。

民不得以織為繆。綃而狸之於地。彼善為國者。乘時徐疾而已矣。謂之國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爭奪之事。何如。管子曰。以戚始。桓公曰。何謂用戚始。管子對曰。君人之主弟兄十人。分國為十。兄弟五人。分國為五。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為祏。故伏尸滿衍。兵決而無止。輕重之家。復游於其間。故曰。毋予人以壤。毋授人以財。財終則有始。與四時廢起。聖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決塞。奪之以輕重。行之以仁義。故與天壤同數。

此王者之大轡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幣乘馬。管子對曰。始取夫三
大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幣
乘馬者方六里。田之美惡若干。穀之多寡若干。穀
之賤賤若干。凡方六里用幣若干。穀之重用幣若
干。故幣乘馬者。布幣於國。幣為一國陸地之數。謂
之幣乘馬。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奈何。所謂臣乘馬
馬者臣猶實也。篋者以幣為篋而洩重射輕。管子對曰。士受資以幣。大
夫受邑以幣。人馬受食以幣。則一國之穀資在上。

幣貨在下。國穀什倍數也。萬物財物去什一筴也。

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財物。苟合于國器。君用

者。皆有矩券於上。矩券君實鄉州藏焉。周制萬二

鄉二千五百家為黨。黨為州。齊雖霸國尚用周制。曰某月某日。苟從責者。責

為債。鄉決州決。故曰就庸。一日而決。國筴出於穀軌

國之筴。貨幣乘馬者也。貨價也。言應合受公之

君上權之。其幣在下。故穀倍重。其有皮革之類。堪

於所用者。所在鄉州有其數。若今官曹簿帳。人有

負公家之債。若耒耜種糧之類。若官司如要器用

若皮革之類。若則與其准納。如要功庸者。令就役

一日除其簿書耳。蓋君上一切權之也。詳輕重

之本。旨摧抑富商。兼并之家。隘塞利門。則與奪貧

富悉由號令然... 今刀布藏於官府巧幣萬物輕重
可易為理也 皆在賈之彼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彼穀
重而穀輕人君操穀幣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
天下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准衡輕重國會吾得聞之矣請
問縣數管子對曰狼牡以至於馮會之日龍夏以
北至于海莊禽獸羊牛之地也何不以此通國筴
哉桓公曰何謂通國筴管子對曰馮市門一吏書
贅直事若其事唐園牧食之人 不失扞殂者

去其都秩與其縣秩大夫不鄉贅合游者謂之無
禮義大夫幽其春秋列民幽其門山之祠馮會龍
夏牛羊犧牲月賈十倍異日此出諸禮義籍於無
用之地因捫牢筴也謂之通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勢管子對曰有山處之國
有汜下多水之國有山地分之國有水洸之國有
漏壤之國此國之五勢人君之所憂也山處之國
常藏穀三分之一汜下多水之國常操國穀三分
之一山地分之國常操國穀十分之三水泉之所

管子 卷三十一
傷水洑之國常操十分之二。漏壤之國謹下。諸侯
之五穀與工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穀。此准時
五勢之數也。

桓公問管子曰。今有海內縣諸侯。則國勢不用已
乎。管子對曰。今以諸侯爲竿。公州之飾焉。以乘四
時。行捫牢之筴。以東西南北相彼用平而准。故曰
爲諸侯則高下萬物以應。諸侯徧有天下。則賦幣
以守萬物之朝夕。調而已。利有足則行。不滿則有
止。王者鄉州以時察之。故利不相傾。縣死其所君。

守大奉一謂之國簿

